七經劄記　一二

總論　易

ロ12
3058
1

七經箚記卷之一

下總　岡田欽稿
關口良有
戸澤基貞　同較

總論

六經之名見小戴記經解易書詩春秋禮樂是也春秋鉤命決有孝經之稱莊子亦有六經之語天運但讖緯老莊之談不足取信於不信者然澤於四經之語見管子戒篇誦經之言見荀子勸學則是贊修刪定以後已立經之名矣

班氏志藝文則樂經既亡而有五經之稱沈氏約云樂經亡於秦

門 口 12
號 3058
冊 1
932

下中各ど合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後漢書本傳注）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蜀志秦宓傳）則七經之名蓋興於漢褚遂良稱谷那律爲九經庫（新唐書谷那律傳）似九經之名昉乎唐而沉氏約志宋書之百官則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各爲一經合爲十經洎何異孫作問對而有十一經之名唐陸氏元朗撰經典序録秖稱九經而又爲孝經論語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末附以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披迨明嘉靖萬歷之間而十三經之名遂偏於海寓矣

學經有君子小人之分傳云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博聞近思默而識之履而行之是君子之學也徒汨没章句皷弄筆舌以詆讕古人終身之所爲不過爲禽犢是小人之學也程朱之學大抵格物致知反躬以踐其實（二句宋史道學傳）是先得其約者歟

格物致知中庸所謂學問思辨之事也蔡氏清云格物工夫要不出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四書蒙引）朱子云格物者河南夫子所謂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文集答趙民表書）是也又中庸曰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

矣又曰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夫格物致知乃誠意之本則所謂明善擇善之事也是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而朱子反覆論之詳矣或問中庸所謂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中庸之所謂明善卽致知之事要其指歸其理一而已曰得之（中庸或問）朱子又云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明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同上）又孟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朱注云此章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裡（離婁）是也近時或有襲此說而爲己見者故特表而出之

○或又謂朱子解格物爲窮事物之理而窮一艸一木之理是與孟子所謂堯舜之智不偏物急先務也相悖非也按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乃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者乃窮至誠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也致知者無知之之不到也故孟子曰舜明諸物察於人倫（離婁）又曰知者無不知（盡心）孔子曰聖人窮萬事之終始協諸品之自然（家語五儀解）繫辭傳云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此之謂也

余奉程朱學爲此故爾若夫章句訓詁則抑末也況秦火以來諸經殘缺諸子百家群言瞀亂自非聖人誰能

質之故孟子七篇所言猶或不慊人心（王充刺孟司馬光疑孟之類）況於朱子傳注乎從其善而闕其疑是之謂善學者程子有言云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近思録）然則後之學者亦何必暖暖姝姝奉其遺説而後爲能學程朱者乎

今之章句傳注朱子意未必爲盡之朱子言平生傳注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僅如鷄肋（升庵外集）又朱子易簀之前悔不改論語浴沂注一章留爲後學病根（同上）又朱子悔于四書其誤己誤人不少（罷記）吳伯豐與朱子書云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朱

子答書云此類皆失之未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又吳伯豐書云孟子集解序説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書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説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注則云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曰前説是後兩處失之（已上文集）朱子又自言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答劉君房書）其他如注孟子云千乘則方百里出車千乘（梁惠王上）詩傳則曰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魯頌閟宮）彼此牴牾是蓋未經其改正者耳然而今之奉朱子者或以爲章句集注無復餘

蘊故雖間疑其誤画護轇轕又從而爲之辭是豈朱子所望於後學哉朱子奉二程之學雖篤信謹守而補缺訂誤未必字字句句守其說今之奉朱子者亦學朱子所以學於程子則是之謂善學者

程子以書序爲孔子之作（伊川經說）而朱子以爲非孔子之言（答董叔重書）程子以詩序爲孔子之作（程子遺書）而朱子以爲後漢衛宏作（詩序辨說）程氏易傳專主事理朱子本義一主象占其他解經亦往往不同朱子之奉程子又異乎後之墨守集注者

或云程朱之言多出於老莊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不論其言之歸趣而如以字之同而已矣豈特宋儒之言似老莊莊子曰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庚桑楚）孟子云天民之先覺者也（萬章上）莊子云大道不稱（齊物論）孟子曰君子之大道（盡心下）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第二章）孔子云無爲而治者其舜與（衛靈公）老子云大道廢而有仁義（十八章）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禮記禮運）又云聖人者知通大道（大戴哀公問）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四十八章）孔子云損之又損之道也（家語三恕）其他聖賢語近似于老莊者不一而足孰謂孔孟浸淫于老莊乎

或又云程朱浸淫于釋氏故其立言多似于佛說是亦

妄也程朱之立言閒引用禪語者蓋借以旁證非敢祖其說也且釋氏之徒多取吾聖人文字義理以文其說故莠苗稗穀近似于孔孟者亦不爲不多矣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通天下之故（繫辭傳）佛氏云無念無作湛然不動感應無邊（華嚴經）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文言傳）佛氏云淨與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者相應（增一阿含經）禮記云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孔子閒居）佛氏云一切世閒皆是佛法（華嚴經）孔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佛氏曰默然無言（維摩經）孔子曰無適無莫（論語）佛氏云無適適之親與莫之疏（無量壽經惠遠義疏）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論語）佛氏云

上士無爭（清淨經）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離婁）佛氏云行非道達佛道也（維摩經）孟子曰性善（告子）佛氏云性本至善（金湯編）凡如此類不勝枚擧學者何特疑宋儒之言似佛氏乎

郝氏敬云鄭康成解禮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顚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太夫士庶之閒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托爲列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禮記通解）此言實鍼于鄭氏之痼今略疏數端以證其失其注中庸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卽龜之四體也注詩三英粲兮

以剛克柔克正直為三英注明堂位天子負斧扆而立謂天子周公也注夢齡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注喪禮謂含飯用米二升四合君太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駟不能啓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為子孫者不應悖亂如此注詩昏椓靡共為椓女子之陰此乃景十三年傳中事三代以上無此刑又周易童牛之梏鄭志問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何以別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為手故曰童牛之梏至此不覺使人失笑漢孔融執子孫之禮以事康成猶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說以為康成名重故多臆說若郊鼓必用

麟皮是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隨園隨筆）信然然當秦火之餘諸經分裂諸家紛紜之時獨能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則其功之偉千載尸祝之可矣何氏晏解論語王韓注易間有道家之見曰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論語述而）曰天地雖大冨有萬物寂然至無（易復卦）又曰道者何無之稱也（繫辭傳）之類是也蓋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亾（潛邱札記）故范氏寧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晉書范汪傳）言雖已甚亦不為無謂矣如尚書偽孔傳所謂湯伐桀出其不意（湯誓注）武王伐紂乃退示弱（泰誓注）文王內秉王心（西伯戡黎注）

是視聖人不過曹操司馬懿之徒林氏之奇尚書全解辨之詳矣朱子亦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則漢魏傳注何足盡信乎

奉宋學者專主義理以漢唐訓詁之學爲淺陋而不知程朱之學亦從此而出焉夫所謂理義苟可舍經而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乎聖賢理義非他載存乎古經而遺文垂絶今古隔絶不通詁訓何由得之由文字以通訓詁由訓詁以通聖賢之理義斯漢儒之學所以羽翼聖經也講經者豈可不由之乎

詩經集傳未盡朱子意者確然有徵焉柏舟篇朱子極

辨駁小序而孟子所引柏舟詩注（盡心下）則仍用序說所謂仁人不遇之說七月詩注七月詩宵爾索綯傳謂索絞也綯索也而孟子所引七月詩注則從爾雅綯絞也之訓子衿詩駁序說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而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則仍小序之說也菁菁者莪傳以爲燕賓客之詩而白鹿洞賦曰樂菁莪之長育則是亦小序之說也周頌豐年篇詩序辨說極言其誤而傳乃仍用小序說十月之交傳取日月右行之說而堯典歷法則主日月左遷之說（朱子書說）蓋朱子晚年不滿易本義與詩傳故曰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然則今之集傳豈爲能盡朱子

之意乎

蔡氏書經集傳閒有反師說者金縢篇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朱子取鼂以道之說（語類）蔡注反謂任保護之責于天太甲篇予弗狎于弗順孟子集注云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盡心上）蔡傳不用其說作不使太甲狎於近習又王惟庸無念聞蔡注庸字句而朱子云六字一句（答潘子善書）旅獒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潘子善以易爲輕易朱子云恐不然（同上）而蔡傳仍用潘說泰誓篇于湯有光朱子屬武王說（孟子滕文公注）蔡傳以爲伐商之舉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說太誥篇不敢閔于天降威用蔡注降威用連讀而朱子從王荊公用字屬下句之說（語類）其牴牾乖戾如此則余未知其他注解得朱子之意否

今所傳河圖洛書蓋後人因易而演之非聖人則之之眞圖書也按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歐陽氏修云河出圖洛出書若是者非聖人之言（文集）（易或問）又謂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言（文集童子問）其說之所由不過元者四語先出左傳穆姜之語則其說殊可謂妄矣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其

見於經者不過如此而未嘗言圖授羲書錫禹馬負圖
龜載書也至管子始謂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
洛出書（小匡）劉氏歆附會之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
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
是也（漢書五行志）乃小戴禮運篇云河出馬圖鄭氏注馬圖
龍馬負圖而出也班氏又以爲尚書洪範自初一至次
九六十五字卽洛書之文（漢書五行志）然其說皆於經無所
據第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蓋
其淵源不過於此則其說固爲不正矣然在漢諸儒彼
此相傳其參差不過如此而未嘗言九十方圓數與位

也至趙宋之世華山道士陳氏摶忽出河圖洛書及先
天圖而不言其自何人得之出之何書之中則是固爲
學者所疑焉故自袁氏樞薛氏季宣俞氏琰吳氏澄而
下至明清諸儒紛紜聚訟彼此交爭然而主其圖者或
謂聖人則其文以畫八卦法之以陳九疇或謂演大衍
之數以爲揲蓍法二說雖互異其奇偶陰陽亦一一與
易相準則謂之無用無理者亦妄矣要之謂陳摶因易
而演圖非伏羲據圖以畫卦者（錢義方周易圖說）特爲持平之
論矣又朱子感興篇謂伏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
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據此亦得非啓蒙之書已行晩年

始悟其失而不及改與
毛氏奇齡太極遺議謂太極乃上方大淵眞元妙經品
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而原于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
圖三五至精圖因及於篇中陰陽動静等語謂皆非儒
書所有四庫全書提要辨之云一元和爲二氣分爲五
行而萬物生育於其間此理終古不易儒與道共此天
地則儒不能異於道道亦不能異於儒猶之日月麗天
萬方並覩不能彼教所見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說不
悖於理何必定究其所從出不論所言之是非而但於
圖繪章句辨其源出於道家所謂舍本而爭末者也歟

慮之所斷廓然公正可謂無俗儒偏見之陋矣
或曰程朱所謂本然氣質之性亦出於釋氏非也按易
繫辭傳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此非孔子言乎繼之謂繼此道也成
之謂成此善也此非性善乎謂仁謂智豈非相近乎仁
智各見其所見豈非氣質見之乎不特夫子言之鄭子
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哀樂不失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左傳昭二十五年）此氣性也小戴記云禮
釋回增美質鄭氏注質猶性也（禮器）董氏仲舒云性者生

之質（對賢良策）此質性也若其專言氣質則王制謂五方之民皆有性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是也是氣質之性古所習言何創乎程朱二子乎

世奉漢學者視程朱甚卑瞥視其書而曾不省思故其詰難排擊徒攻其皮毛而未得其骨理矣奉宋學者視程朱甚高或謂四子小學近思録外不讀亦可其固陋偏滯亦不能免識者之揶揄也吁講經者豈畫于漢宋諸儒乎乃所願則學孔子

近時考據之學行焉學者探二酉人好獺祭左右排列務欲援據之多不知古書之言亦各有所當如易左傳

襄二十五年所謂口實與書（仲虺之誥）左傳（襄二十七年）口實異又與公羊傳（文五年）口實異論語（先進）漢書（翟方進嚴助傳）所謂先進與國策（趙策）先進異禮記（檀弓少儀）論語（述而）穀梁傳（隱元年）束脩與鹽鐵論（貧富）後漢書（鄧后紀延篤鄭均伏湛傳）束修異易（彖傳）中道與論語（雍也）禮記（表記）中道異又與國策（秦策魏策）中道異書（胤征）天吏與孟子（公孫丑）天吏異論語（顏淵）左傳（成二年）崇德與書（武成微子之命）左傳（文二年）崇德異皆不可執一拘泥也朱子嘗有言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答孫季和書）程子亦云凡觀書者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

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程子遺書)雖然余竊謂不熟古言則不能讀古書考證之學何亦可廢乎學者唯要義理當否而已

聖人之道有經焉有權焉故其立言亦然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是言常者也曾子云戰陳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是言變者也其他大禹謨云罰不及嗣而甘誓則曰予則孥戮汝盤庚亦曰劓殄滅之無遺育檀弓云直情徑行者夷狄之道也而禮器則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而大學則曰慮而後得郊特牲云祭有祈而禮器則曰祭祀不祈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盡心)家語亦述曾子之行曰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弟子行)是似與論語畏大人(季氏)相反王制曰五方之人皆有性不可推移是似與孟子曰性善相異然是皆乖途而同致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哉又各有所當也(祭義)俗儒守株鍥舟故世或據禮記敬妻子之語(哀公問)駁孝經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之言章(閨門)據論語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之語疑家語說怪(辨物)禮記說神(祭義)者以不學之陋誣因聖經無忌憚之甚者也

古人解書大抵依文立解故同一字而各處不必同訓

釋詩最爲多所謂不以文害辭也漢廣云翹翹錯薪毛傳翹翹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靜女云靜女其姝傳姝美也東方之日云彼姝者子傳姝者初昏貌干旄云彼之姝者子傳姝順貌東山云烝在桑野傳烝窴也又云烝在栗薪傳烝衆也又一振振也朱傳或以爲信厚貌麟之趾或以爲盛貌螽斯或以爲信厚也殷其雷一悠悠也朱傳或以爲遠而未至之貌載馳或以爲思之長也終風又卷耳大東鹿鳴皆有周行之語朱子云卷耳及大東之周行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語類凡如此之類屈指不勝而昧者不知苟見前後異解輒云同

字而異訓疏謬如此或云前後矛楯何無特操殊不知古人不依字求訓以活眼讀活書不學之陋眞可呵笑我邦偃戈以來諸儒輩出其閒雖有得失淺深之異要之渾厚樸實蓋有眞儒之風近世迨伊藤氏維楨及物氏茂卿始唱異說排抵宋儒自稱古學而後傳其風者無慮數十家論辨鑿鑿務非斥程朱雖然攻之愈熾寸雲尺翳未能掩洛閩餘光況今國家世奉奬宋學自非濂洛關閩之學風未許充于學官嘗聞清朝亦崇奉正學諸不在朱子術者皆擯不得進三魚堂文集嗚呼是雖程朱二先生正學碩德所使然豈非亦人心是非之

公不可誣者乎
郝氏敬云宋儒設許多教門主靜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窮理大端專于内而疎于外舉其體而遺其用自謂理學到至處只完得自已於世道無濟其究虚極靜篤爲浮屠而已時習新知郝氏之此言說盡乎朱門末學之弊余因謂近世稱古學者踈易凌躐騖其末而忘其本恒言天下國家而省其行則猶或不若庸人俗士故余常謂倣宋學而不成尚爲樸固之士焉爲古學而不得爲游蕩焉爲教慢焉不啻其躬不能入德其誤後學爲世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寧爲彼而勿爲此余奉宋學亦爲此而已矣豈章句訓詁之云乎哉

七經劄記卷之一

七經劄記卷之二

下總 岡田欽 稿
關口良融
戸澤基貞 同較

周易

方氏中履云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古今釋疑）暬古日抄云重卦之人其説紛如王弼以爲伏羲（虞翻孔穎達陸希聲主之）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揚雄以爲文王此四説也按耒耨之利日中之市神農時已取益與噬嗑而龜筮協從唐虞已有筮法則謂重神農禹文者非矣

及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
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古今釋疑）
按鄭氏玄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氏融陸氏績
王氏肅姚氏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
爻辭多文王以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
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
不應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
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
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
德則爻辭為周公所作明矣

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
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又按彖象附卦末者自費直始
（同上）
戴氏震云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
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
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
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後人誤讀
儒林傳乃贋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
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

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自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今易程伊川所爲作傳也（戴東原集）

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易朱晦庵本義從之（同上）

易本爲卜筮而作矣何也夫聖人之開物成務無非卜筮之用昔者舜將遜位禹云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亦曰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矣（大禹謨）盤庚遷殷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盤庚）武王誓于師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泰誓）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乃卜三龜（金縢）成王征西土曰予得吉卜（大誥）武王宅鎬京惟龜正之（大雅文王有聲）夫禪位遷都及祀與戎者國之大事也然而歷代聖人必從事卜筮者其故何也蓋聖人事業無非順天理者然天不言則以卜與筮決之而已書云天命不僭卜陳如此（大誥）孔子曰昔者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表記）其不信乎孔子又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祭義）易爲卜筮之用也夫子之言豈不粲然明著乎漢唐諸儒雖知其資於卜筮然未知其爲本指至朱子始以

爲正爲卜筮而作許多理便也有裏可謂闡千古之幽
祕得四聖之原旨矣
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周易漢書儒林傳隋書
經籍志並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是亦可
以爲爲卜筮之書之一徵矣
夫易所以知來也而通未形之故者非極已往之理曷
以知之（繫辭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極數知來）是蓋易所以彌倫天地
之理也而理無形也假象與數以顯其理故大傳曰易
者象也（下繫辭傳）若夫不知象數而論義理則旨搜瞽索豈
得能免杖鼓之失哉朱子云先見得象數方說得理不
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是學易之第一義也
全氏祖望云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
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
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經史問答）
按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
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注云自二至四
有艮象艮爲山
乃周太史之古法則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是以朱
子晩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是
固互體之源也（同上）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

鄭氏玄云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李氏易傳　清高宗云乾爲日三下體之終終日之象

周易述義　虞氏翻云以乾接乾故曰乾乾　按夕亦取爻位離九三云日昃之離可以證矣說文云惕敬也惕若蓋恐敬貌虞氏逸象乾爲敬　惠棟述云周語象天能敬韋注象天之敬乾乾不息故知乾爲敬也

○述義云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龍者物之君子君子者人之龍也三以重剛之姿當重乾之交終日乾乾法其健也夕惕若終夜乾乾也　述云從夕敬不衰至于夕　日夜乾乾者自強不息

純其天德之剛也夫三居上而遠五位有危焉重剛而不中德有危以其乾惕故履危而寡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徐氏文靖云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後漢書謝夷吾傳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諐矣晉傳咸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宋隆興元年馬騏謂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爲若厲是古者以若厲爲句　經言拾遺

按是說發源於明焦竑易筌而清毛奇齡仲氏易又揚其餘波皆非也若字絕句與

豐發若巽紛若節嗟若離沱若同古易會粹有此說朱子云
厲无咎是一句後亙有此例如復六三頻復厲无咎
是也按姤九三厲无大咎亦其例也且文言云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惕雖危无
咎矣三居下體之上故曰居上在上體之下故曰下
居上而遠五所以危也而无咎者以乾乾夕惕也大
傳明白如此何須紛紛又按孟喜章句若下有黄字
見清孫堂所輯漢魏二十家易注

先迷後得主利 坤

子夏易傳主字絶句云先迷後得主也後儒多從之
述義云如坤從乾後則得所主也得主則無往不利
矣惠氏棟云後得主利也
余氏芑舒云程子以主利爲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
言後得主爲闕文然象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
常意正一律未見爲闕文

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屯

虞氏逸象震爲鹿惠氏棟云麋鹿善驚震者驚故爲鹿京房易傳云震遂泥厥咎國多
麋郝氏敬云鹿陽物在山健足善奔震爲足爲健詩
云鹿之奔惟足伎伎周易正解虞氏翻云虞謂虞人按自
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三於三才爲人道虞人之象

清高宗云初五兩陽三不比應故無虞震坎皆木聚
於艮山故爲林坎陷故入也○述義云三不中正當
屯之時不思齊民而因以求利又無正人以導之如
即鹿而無虞徒陷于險而已
鹿王肅本作麓郝敬周易正解亦作麓云親見王輔
嗣寫本按鹿麓古通用詩大雅瞻彼旱麓國語作旱
鹿周語下又春秋僖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穀梁傳云
林屬于山爲鹿是也且林之土山之下有麓之象則
此說亦通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蒙

刑人者尚剛也取義於陽位說桎梏者尚柔也取義
於陰爻九家易坎爲桎梏又二與四互震震爲足四
與上互艮艮爲手而在坎險亦桎梏之象○刑人者
師道尚嚴也脱桎梏者遊焉息焉也蓋寛以濟猛猛
以濟寛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教人治民無以不成矣
若不存寛恕而嚴猛以往則吝
程朱以刑爲刑罰之刑堯典朴作教刑戴記榎楚二
物以收其威是其義也然據象傳云利用刑人以正
法則蔡氏首乾以爲典型之刑周易闡象亦通
不克訟歸而通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訟

蔡氏首乾云邑人坤之象也坎之中逋竄則成坤矣而无坎陷之眚災三離數二與四互離也○諺云一夫好訟百夫受累二爲致訟之主既歸而逋竄則邑人亦得安居無事也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師）

田坤象禽二也坎爲豕（說卦）爲狐（九家易）二與四互震震爲鹿（虞氏逸象）禽象也在師則爲長子在田則爲禽猶噬嗑九四象以爲梗化之物爻則以爲執法之臣易固不可爲典要也否則禽不知何象矣長子亦二也自二至四互震震爲長子（說卦）一陽統五陰帥師之象弟子三四也坎爲輿（說卦）坤陰也坎車積坤尸輿尸之象

○義詳于本義

徐氏文靖云郭京周易舉正言作之言弼本行書之下引脚稍類言字遂誤作言（經言拾遺）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比）

述義云艮輝光故爲顯（按艮彖傳云其道光明又大畜彖傳云剛健篤實輝光）

坤馬坎車驅象坎爲禽虞氏翻云三驅謂敺下三陰

蔡氏首乾云前禽上九无首之象也以時位言之則爲前爲首以向化言之則爲後爲匪坤爲邑互艮止故曰不誡也○一陽居尊輝光篤實其道光明大公

之意廓然無外無容心於親疎之間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猶合三驅之圍縱失前禽也而紀律正整法度森嚴故邑人亦不誡所謂耕者不止芸者不變也

邑人不誡本義以爲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語類以爲如有聞無聲不消相告誡之義清聖祖折中從之

按彖傳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則語類實爲精切矣坤爲衆坎爲律自有邑人不誡之象焉失前禽虞氏翻以爲初蔡氏首乾以爲上按就卦德言之則水性順下比於下而不比於上又坎有禽象且象傳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六比之無首所謂逆也蔡說爲

優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小畜）

虞氏翻云巽爲長女婦象蔡氏首乾云幾望者中互離兌月生西含日之光也（闡象）惠氏棟云上言婦三言妻皆指四四順故稱婦得位故稱貞　按月幾望者亦指四中孚六四月幾望歸妹六五月幾望皆謂陰承陽也○上九是雖陰畜陽和爲雨畢竟陰畜陽猶婦制其夫臣制其君當小畜之時雖得其道所以危也焦氏竑云上爻論一卦之義如大有之上九非獨以上言（易筌）

子夏易傳虞翻注並德作得象傳亦同今從之惠棟述亦作得云以巽畜乾至上而成昔之不雨者既雨矣昔之尚往者（象傳云密雲不雨尚往也）既處昔之說輹者得載矣一陰畜衆陽雖正亦危也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

林氏栗云王五也侯三也在五之上不應乎三不事王侯之象（周易集解）或云一陽上卦之上高尚之象〇蔡氏首乾云不事王侯非隱不仕也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高尚其幹蠱之事所謂父母老不許人以役也蠱事也鄭氏玄云親老歸養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惠棟疏云小雅笙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是親老歸養乃事之最高尚者也此皆鄭義也（易漢學）按此爻諸說與上五爻義不相屬唯鄭蔡二家得之

豶豕之牙吉（大畜）

述義云自三至五互震震爲決躁故有豕象爾雅云豕子豬䝐豶豕童牛並言其少也（說卦艮爲少男）牙栈也艮爲木爲栈之象按埤雅云牙者止豬豕之栈海岱之間以栈繫豕謂之牙〇述義云豶豕善走有牙以繫之則止矣天下之民未有紀也聖人有以繫之制其

青義塾藏

田里使戀其家雖不能如童牛之梏止於未萌然有所繫而惡不得逞則天下可以又安故吉也

程傳豕剛躁之物身爲猛利若強制其身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妄若豶去其勢則身雖存而其剛躁自止其用如此 按劉表周易章句豕去勢曰豶是蓋程傳之所宗也然似不若帝說之象義俱正當

何天之衢 同上

鄭氏玄讀何爲荷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閒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

按何如何校滅耳之何吳氏澄易纂言云王延壽魯靈公殿賦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寵

入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爲腹（說卦）四陰爻故曰左腹坎爲心干寶云一爲室二爲戸三爲庭四爲門（李氏易傳）三與五互震震爲動爲大塗（說卦）于出門庭之象 ㊥ 四與暗主爲同體（本義云上六爲暗之主）故入其肺腑正見得其不夷明則不止之心故行而避之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睽

述義云坎為豕入于兌澤故負塗也坎為車為隱伏故載鬼也離為弓坎為矢先張離虛圓也後說兌毀折也坎為盜三上正應故為婚媾坎水為澤故雨也

○四睽而孤無應也上有應而亦孤者不信其應也剛極而戾明過而察其疑愈甚所見愈奇見牛之掣疑為豕負塗見載人之輿疑為鬼一車皆以三為寇故至此其實匪寇乃婚媾也若信其為媾而往焉猜嫌釋而同心如陰陽和而遇雨疑免而生明睽合而說應故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

莧陸夬夬　夬

陸蜀才本作睦云睦親也今從之陸古睦字見隸釋惠氏棟亦云陸睦古文通漢唐扶頌嚴舉碑皆以陸為睦荀氏爽云莧者葉柔而根堅互體兌柔居上乾剛在下莧也按兌為說亦睦之象胡氏炳文云夬三月之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之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胡氏炳文云言五比上六猶莧之感陰氣也本義通釋餘詳于本義

莧陸諸說不一馬融注莧陸商陸也一名章陸或名當陸鄭玄王肅注莧陸一名商陸董遇章句莧人莧

也陸、商陸也唯蜀才本作莧睦按本艸集解商陸一名募根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又莧有六種赤莧白莧人莧紫莧五色莧馬齒見也爾雅釋草遂蕩馬尾廣雅云馬尾商陸郭氏璞云今江東爲當陸參考諸說未曾見莧陸之名及商陸單稱陸者則蜀才作莧睦近是莧睦猶蓬生蘿附之稱也

七經箚記卷之二